

論現實主義的路

胡寧

00875

論現實主義的路

——對於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粗略的再批判，
並以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二週年

1907/12/07/00

00815

FUH TAN UNIVERSITY LIBRARY

國立復旦

(三)

(四)

論現實主義的路

著者

胡風

出版

青林社

代售者

希望社

四一七六

目次

第一：從實際出發……

- 一、實際和原則……………一
- 二、統一戰線……………一
- 三、戰爭……………三
- 四、高峯低落……………五
- 五、思想革命……………九
- 六、民主鬥爭……………十三

第二：環 一個理論問題……………

- 一、黑格爾的鬼影……………二〇
- 二、從鬼到人……………二三
- 三、關於作家……………二四
- 四、關於形象——創作對象的人……………二九
- 五、幾個具體的論點……………三二

第一 從實際出發

一、實際和原則

爲了文藝運動底進展，當然要從理論上提出商討，但如果是由於這樣的思想態度：「這裏所談的不是這一類的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而是一個原則問題，作爲一個一般性的原則問題」（喬木），可不可以呢？我以爲，不可以的。我們底基本要求是爲了實踐，我們底基本方法是從實際出發；我以爲，理論或原則，應該是從「具體歷史或現實」提昇出來，因而纔能够回到了具體歷史或現實」裏去，纔能够推進「具體歷史或現實」的。用「一般性的」這說法來「抬高」（？）原則，用「這一類的」這說法來「迴避」，甚至抹殺「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這就把思想內容當作了「一般性」的論點，完全脫離了具體的歷史情況或歷史要求，因而只能是非實踐的、反唯物主義的態度。思想的巨人們不止一次地指出：理論或原則，只能從歷史要求或實踐性質來衡量，合於歷史要求或具有實踐性質的就是真的，否則就是錯的。使「一般性的原則」遠離人間，高高在上，因而弄到不能解決「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雖然說是寬大爲懷地不忍「運用過高的尺度或提出過苛的要求」，但實際上只是閹割了「一般性的原則」，把它變成了沒有生命的死的教條以後的，情虛的遁詞而已。用着這樣的遁詞，不僅是向「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背過臉去放手不管，事實上卻往往騎在「一般性的原則」上飛着鐵蹄，把血肉要求中的「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踢亂，以至踢死。

那麼，接觸到「作家如何纔能和人民結合」的問題，就需要理解作家在過去是怎樣和人民結合，或者照理論家所斷定的，作家在過去是怎樣「根本」沒有和人民結合的實際情形，現在是根據怎樣的「具體歷史或現實」來提出這個問題。或者換一個說法：在歷史底道路上，文藝是怎樣走了過來的，因而在現實條件和現實要求裏面它現出了怎樣的強點和弱點。

現在被當做問題的，是過去的十年時間。這是豐富而艱苦的十年，但卻是激動而偉大的十年。無論文藝成果應該得到怎樣的評價，但這個評價非得是根據通過龐大的資料所抽出的實際經驗不可。現在當然沒有可能做到，只暫且就我們置身在這個歷史大潮裏面所留下的印象記下若干要點罷。

首先是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戰爭開始了以後的熱情爆發的時期。

民族統一戰線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當然是全民性的，但它決不是全民底平均數的要求，而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革命鬥爭在民族危機下面達到了全民性的廣度。全民性的愛國主義是以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做中心的。換句話說：並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現在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來規定並保證反封建，以全民性的愛國主義來規定並保證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即社會鬥爭的。人民底先鋒部隊用着主動的力量和明確的遠見推進了這個歷史大潮，就是明證。在文化思想上，也曾看到了自我警惕底例子：「……抗日戰爭行動是一個內部運動底過程，內部發展底過程。因為，發揮民族底最大力量，保證民族解放鬥爭底最後勝利，這是要由於人民大眾對於社會生活的積極參加和創造力底發揚的。」^①

文藝上的統一戰線當然是這個歷史要求底反映。它要儘最大的可能高揚全民性的愛國主義，動員並團結一切作家，然而，第一，在一般的思想態度上，不必也不應隱瞞甚至抹殺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底力量。說不必，因為，正是人民性的愛國主義（五·四以來，特別是九·一八以來的人民底偉大的反帝運動和壯烈的武裝鬥爭）所表現的力量吸引了知識份子和作家們，加強了或培養了他們底民族自信；說不應，因為，動員或團結他們，正是為了使他們和民族的現實結合，向人民性的愛國主義前進。因而，第二，也就不是放棄而是堅持文藝這個思想鬥爭的武器，這就是說，不是放棄而是堅持反映現實（即階級矛盾）的文藝底基本任務：「例如——封建意識和復古運動都能在大眾裏面保存甚至助長亞細亞的麻木；對於勞苦大眾底生活欲求的阻礙，壓抑，都能減少甚至消滅他們底熱情，力量；醉生夢死的特權生活，濫用的權力，在動員和團結人民大眾的活動裏面都是毒害。……」^②而且，只要是被民族解放的要求所統一，生活現實底反映正應該達到應有的深度：「應該說明勞苦大眾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好細。」^③第三，那麼，統一戰線決不是用取消現實主義的革命傳統做交換條件，反而是為了在創作實踐裏面擴大這個傳統的^④。還有，第四，統一戰線是為了動員並團結各種傾向的作家，但更是為了廣泛地發動羣衆性的藝文活動，通過它使文藝和人民大眾結合，動員並團結各種傾向的作家，但更是為了達到這一任務的^⑤。那麼，在創作和批評上，從人民底生活現實來把握民族解放的要求，闡明創作態度上非現實主義方法底軟弱無力，指出文藝應該「為大眾服務」^⑥，應該有「教育的思想的意義」^⑦，就並非不是必要的了。

這些粗略的表現，當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的要求，然而都是在統一戰線限度下的要求，而且還是作為對於左翼文藝的自我警惕提出的。

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以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若的血的鬭爭，而是將這鬭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鬭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鬭爭，將一切鬭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鬭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纔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塗的昏蟲。（魯迅：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不幸的是，這要求一直遭到了誤解，遭到了攻擊，遭到了壓抑，那罪名就是「破壞統一戰線」。有的論者甚至故意危言聳聽，把「大眾文學」說成了「不通」而且有害的名詞。當然，現實主義的文藝在任何歷史環境下面都是要反映現實底真實內容的，這要求並不會全被壓死，但民族解放底內容只被允許湊結在抽象的愛國主義的喧聲裏面，這個戰鬥性就被大大地沖淡了。

三 戰爭

戰爭開始了。這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所表現出來的是全民性的火一樣的願望和熱情，然而，當這願望和熱情爆發出來的時候就同時顯示了人民性底勝利。因為，這正是人民先鋒部隊底明確的遠見和雄大的戰略所要求的；因為，無論是在理智的預計上或感覺的含度上，都是依靠着廣大人民底覺醒和力量底生長的；因為，這是由於「自由而幸福的明天」底渴求，因而要將去「繫結在你（中國）古老的靈魂裏的一切死渣和污穢」。是全民性的愛國主義，所以在本質的內容上正是人民性的愛國主義。

作家、知識份子呢？幾幾乎全被戰爭掀動了，絕對的大多數主動地或被動地提起了被戰爭所要求的任務，投身到了戰地，和民衆動員的工作裏面。這就實現了統一戰線底要求，進入了「做什麼」的問題。然而，這個要求底真正實現，這個問題底真正解決，還非得歸結到「怎樣做」這個問題上面不可。因為，從「力量的競賽和變化」這個認識出發，從「向上的東西是新的質與量，新的表現在質上」這個認識出發，反映戰爭底歷史的內容已經成了迫切的任務，這就是說，要從高揚全民性的愛國主義的過渡上來加強人民性的愛國主義。換一個說法：「動員民衆」的文化、文藝底任務，不能是簡單地使人民成為戰爭底「工具」，而是要「爲大眾服務」，使人民能够理解自己、社會、以至世界而獲得通過戰爭來解放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一個「新生的祖國」的覺悟。應該是，用戰爭要求去統一社會矛盾，但卻是爲了在統一裏面去正視社會矛盾，因而提高「向上的」質，達到量底發展，去征服社會矛盾的。

被現實的歷史內容所啓示，被現實主義的革命傳統所領導，在文藝工作裏面，是呈現出了這樣的道路的。在運動方向上，強調大眾化，並且從戰爭所創造的社會條件上來把握大眾化的要求；在作家和人民的關係上，指出「在新的形勢下面和對象（民衆）結合這一個特點」，強調「和現實問題格鬥，有的簡直弄得一身塵土，滿頭臭汗，不得不和「俗物」的「愚民」們打着交道」的舊幹部底改造，和「在日曬雨淋的條件下面，面色紅黑但心地純潔、鬪志堅強的，幫助民衆學習、從民衆學習的，沉進民衆裏面或者從民衆裏面成長出來的」新幹部底出現；在對於現實的理解上，指出「這個戰爭底最後勝利不能不從糾去損害民衆活力的死的渣滓，啓發蘊藏在民衆裏面的力量而得到」，提出不要忘記了魯迅底道路，「在他，沒有爲進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達到的」，「他所攻擊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樣地浪費了民族力量，怎樣地阻礙着抗戰怒潮底更廣大的發展。爲了勝利，我們有努力向他學習的必要」；因而，在創作方法上，說明「作家不應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着的生活形相。在這反映裏面提高民衆底情緒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這就是堅持反映現實即推進現實，警戒脫離生活的主觀、公式主義（空

洞的狂叫)，也警戒奴從生活的客觀主義（淡淡的細描），強調思想態度（體現人民底願望的堅實的愛憎），強調「無論在什麼場合，文藝底問題不僅僅是『寫什麼』，同時也是和『怎樣寫』」同存在的」①革命的現實主義的要求。

就當作思想態度的創作方法說，它底提出在當時的創作實踐上正有着迫切的意義。一方面，戰爭底大風暴掀起了愛國主義的狂熱，但大多數並不是從現實生活深處發出的血肉的聲音，戰爭底大風暴使作家們面對了現實社會，但已經開始出現了漂浮在客觀對象上面或屈服在客觀對象下面的，不能向對象深入的被動的態度；另一方面，和現實搏鬥的現實主義的作家和在實際鬥爭裏面的新的作家們，正在傾注着真實的愛憎，通過「蠢動的生活形相」努力地表現出真實的歷史動向，廣大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使我們看到了正在發動的受着長久壓抑的民族底偉大的潛力，正在覺醒的帶着歷史創傷的人民底蓬勃的青春。這是在文藝統一戰線下面所展開的創作實踐底內容，把握這個內容，提高那積極的要素，爭取現實主義底發展，在對於文藝運動的各種有利的社會條件裏面爭取發展，由這來把那些條件（主要的是和人民結合的實際情勢和強烈要求）轉變為主觀的力量，充實並推進統一戰線，就正是迫切的任務。

然而，不幸的是，這個任務遭到了誤解，遭到了壓抑，反映現實生活內容的作品被認為「過於暴露了黑暗」，對抗戰有害，而抱着這種思想要求的羣衆性的工作單位，就受到了「宗派主義」甚至「破壞統一戰線」的嫌疑。這是完全沒有理解甚至感覺到當時堅持統一戰線的政治任務固然是爲了穩定戰爭，但同時更是爲了在實際工作上爭取人民底覺醒和進步，由這得到穩定戰爭的物質力量，以至實現戰爭底歷史道路，因而在文藝上壓抑了現實主義的要求，在所謂政治性（把文藝內容凍結在抽象的愛國主義，把文藝作用限定在使人民做戰爭工具的鼓動宣傳）底「左」的偽裝下面掩蓋了虛偽的思想內容，即真正右的思想內容，使原來還帶着熱情成分的主觀、公式主義（當時的主要傾向）沒有更強地受到現實主義底抵抗，蟲蟲烈烈然而空空洞洞地向完全虛偽的道路發展下去了。思想的巨人當時曾用「新中國的聖人」這說法來強調魯迅底戰鬥傳統，提出「學習魯迅精神」的號召，強調魯迅底「馬克思主義化的」立場，把「社會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內容裏面，指出魯迅「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的意義②；這當然也受不到「蟲蟲烈烈」派底注意。

這種思想立場底軟弱性甚至虛偽性，是做了抽象的愛國主義的概念底俘虜，不能從火熱的戰爭行動裏面看到甚至感到那深厚的歷史根源，因此，也就不能從廣大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蠢動着的生活形相」）裏面去把握戰爭底要求以及發展遠景了。我們已經看到完全脫離了或者歪曲了現實內容的主觀、公式主義，但另一方面，由於這個同一的思想根源，又有了把要求反映現實的那個現實完全限定在「緊張生活」即前線，否則以爲沒有意義，這在客觀上也就是用要求參加戰爭的偽裝取消了文藝底服務戰爭的思想鬥爭的任務，解除了作家底思想動員的實踐責任。當時甚至出現了生活在抱着熱情的社會關心而激動着的人民中間的作家，卻歎息着沒有生活，沒有什麼可寫的例子。對於這，堅持着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思想立場的革命作家（東平），曾經提出了痛切的勸告：

對於沒有生活就沒有作品的問題，人們舉出來的例子總是這樣說：高爾基如果沒有在俄羅斯的底層裏混過，高爾基就不會寫出那樣的作品，今日的蘇聯，不，今日的世界也沒有那樣的一個高爾基。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人們沒有提出：俄羅斯當時有多少碼頭工人，多少船上伙伕，多

少流浪子，為什麼在這之中只出了一個高爾基？高爾基有沒有天才？我們不能肯定，但高爾基能夠用自己的腦子非常辯證法地去認識，去消化，去感動，並且把自己整個的生命都投入這個偉大的感動中是鐵一樣的事實。這就要看自己的主觀條件來決定了。在這裏，我很高興舉出一個例子：就一塊磁石說吧，磁石在主觀上決定自己是磁石之後，它就能夠吸收了。不然，對於一塊石頭，鋼鐵也要失去存在的價值！中國的作家直到今天還說自己沒有認識生活，沒有和生活發生關係，我覺得這將不免是一類嘻皮笑臉的態度。其實，中國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緊緊配合了，問題是缺少許多像磁石一般能夠辯證法地去吸收的腦子。磁石和鋼鐵是兩種對立條件的存在，人們要說我是觀念論者也不可能！……

如果不在嚴格的科學意義上對用語作苛求，如果體會到那言外的含意，這一段話是值得用最大的嚴肅心情去回憶的。而且，東平還接着說：「我個人卻發覺了一個嚴重的現象，中國的作家除了極少數的先驅者之外，多數的老作家都在腐化中，而青年作家又苦於素養不足，不免幼稚，這個現象像一重不易散去的濃霧永遠在我們的文壇上停留着，我的意見是要求成熟的老作家不要腐化，幼稚的青年作家加緊苦鬥而已。」這是使人討厭的「尖銳」的說法，但我以為，在當時也不見得就會「破壞統一戰線」的。東平只是為了堅持革命文藝底實踐任務，只是為了把戰爭所提供的空前的有利的客觀條件（成熟作家底改造和青年作家底成長的可能）轉變為主觀的戰戰要求而已。通過東平，我們聽到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傳統底呼聲。

而且，這不但不是看輕了作家應該深入生活以至深入戰爭，反而是為了堅持作家不應該輕視生活，得用堅強的思想要求去對待生活，服務戰爭的。正是東平自己，不但當時寫出了輝煌的作品，而且努力地爭取到了參加敵後鬥爭的機會，在通過爭取人民底覺醒去求得民族解放的路上留下了創作，獻出了生命。通過東平，我們看到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傳統底血證。

年青的革命作家底這個勸告和思想巨人號召學習魯迅精神的發言同時在讀者面前出現，雖然是一個偶合，但卻是強大的歷史要求底不約而同的反映。

四 高峯低落

大約以武漢撤退為分水嶺，戰爭走上了新的階段。經過了熱情爆發的全國激動的半年，經過了軍事潰敗的血肉考驗的半年以後，戰爭終於從動搖的危機中穩定了下來。是依靠人民意識底覺醒和人民力量底成長穩定了下來的，是由於對戰爭沒有信心沒有決心的反人民的力量發生了大的恐怖，但又看清了只有在戰爭的旗下纔能保存自己，因而企圖在戰爭的旗下肥大的這個矛盾關係而穩定了下來的。在階級調協的情勢下面所實現了戰爭，經過熱情爆發的時期以後，卻在依然堅持統一戰線的要求下面展開了階級分化的激巨的歷史過程。

戰爭帶來了一個高峯，我們看到了全民性的熱情澎湃，我們看到了全民性的愛國主義放射着燦爛的光輝；人民底苦悶消散了，人民底熱情爆發了，人民底希望燒起了……。現在，這個高峯開始低落下來，各個階層都開始了對於歷史負擔或社會處境的意識。帶着深厚的社會基礎，頑強地保存自己以至肥大的自己的企圖積極地站了出來，而廣大的人民和先鋒部隊，得要綜合戰爭經驗，認識本身力

量，把握歷史方向，從這得到更強的確信，去堅持戰爭，推進戰爭，以至實現戰爭底歷史道路。在歷史發展上，這個高峯底低落，不是意外而是必然，不是後退而是前進。

被巨大的思想力量所提昇出來的這個歷史方向，當然包含着文化戰線上的任務，那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要求下面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號召。在這個號召裏面，把「大眾的」這要求推到了前面，把反封建提到了和反帝同等的地位。通過了全民性的愛國主義的高潮，原來就是那基本內容的人民性的愛國主義，終於被推到了歷史舞臺最前面。

知識份子呢？第一，如果說，在這以前的高峯期，比較地說，是被一般性的愛國主義的熱情所推動，風起雲湧地投身到了戰地或人民裏面，那麼，這個移動現在還在繼續，甚至更為擴大了，但卻是帶着更強的意識性被人民底力量和人民底道路所吸引，企圖依靠人民底力量，通過人民底道路去爭取戰爭底勝利，創造中國底前途的。第二，在高峯期投身到了戰地或人民裏面的，以及現在繼續投身進去的，在實際的生活過程裏面，或者在堅實地成長，或者在艱苦地支持，或者在虛浮地動搖，不論是哪一種情形，總之是在開始深入地受着實踐戰爭考驗。第三，由於小資產階級性的虛浮，不能承受甚至拒絕這個考驗的，就或者依然用着「嘻皮笑臉」的態度去敷衍生活，或者用着走馬看花的態度去觀照生活，甚至或者帶着到過戰場的「資格」退了出來，或者挾着在人民中間生活過的「知識」浮了上來……

階級分化的內容就這樣地反映到知識份子底身上，這在文化、文藝戰線上，開始使原來尚在半潛伏狀態的或者受着壓抑的思想對立的形勢強化了。一方面，在戰地，在敵後，在人民得到了改革生活的權利的地區，以至在淪陷區，在後方的城市，各在特定的客觀條件下，也就是可能的發展基礎上，開始了進一步和人民結合的工作，而那些受着考驗的優秀的新舊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上把現實主義的要求向前推進了。另一方面，在文化據點的後方城市，作為思想鬥爭的文化、文藝工作現出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開始形成了文壇底性格。組成這性格底內容是：有的依然停滯在一般性的愛國主義上面，但卻消失了當初所有的那種人生渴望的熱情，有的對政治現象做些表面的觀念性的適應，不能深入到甚至接觸到歷史變動底實際內容；但更有「新軍」們用着「新」的氣勢開始泛濫了，——空虛的戰地報告之類既然被讀者所厭倦，那些嘻皮笑臉家們或走馬看花家們就運用着「技巧」來編造引人入勝的戰地的或前線的傳奇故事，而且是「英勇」的或「勝利」的傳奇故事；抽象的愛國主義之類也已經使讀者厭倦了，那些滑在生活上面或困在生活裏面的收集家們就在反映「現實」的自信下面更加膽壯，運用着「技巧」來「描寫」他們底生活知識，「刻畫」那些黑暗的或落後的社會現象，而且還帶着諷刺，而且還可以使讀者看出那些現象底「客觀意義」呢。……在那個碰都碰不得的可愛的「一團和氣」下面，這些就共存共榮地發育滋長了起來。

擔負着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現實主義的文藝，就須要在這樣的氣氛下面開闢道路，須要在抵抗這些、克服這些的過程上面開闢道路。而且，這個鬥爭是在開始強化起來的政治壓力下面進行的：作家活動和作品流通既受着了重重的阻礙，作品底發表又得通過嚴格的審查制度的枷鎖。

然而，現實主義並沒有解除武裝。比什麼都重要的，是在文藝思想上堅持，前進。

首先，要從抽象的愛國主義解放出來。通過人生苦惱的對於戰爭勝利和民族新生的渴求，這種帶着全民性的愛國主義依然是歷史要求底反映，因為它是通向人民底方向的，然而，只是簡單地企圖用民族氣節動員人民參加戰爭，使人民成為戰爭底工具的那種「愛國主義」，已經完全轉化成了抹殺歷史要求的反動的武器。這在文藝思想上就是虛偽的主觀、公式主義。

同時，也要和虛偽的「現實主義」即客觀主義抵抗。反映現實固然成了迫切的任務，然而，在黑暗的或落後的社會現象裏面並不是能夠沒有潛流着人民底痛烈的要求，在英雄的或勝利的事裏面並不是能夠沒有貫注着人民底深沈的搏鬥的。現實生活底內容並不是不通過作家底真誠的思想要求就可以反映出來，否則，那些即使是親身經歷過的「生活」或「知識」，也只有鼓勵讀者從現實表面飄浮過去而已。

那麼，文藝思想所要求的是什麼呢？是廣大人民，特別是勞苦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怎樣的負擔？歷史的負擔和戰爭的負擔。怎樣的潛力？通過痛苦的歷史負擔減輕以至解放，就會把戰爭負擔轉化為主動要求，一定能够使戰爭真正勝利以至實現戰爭底歷史去向了偉大的潛力。怎樣的覺醒和願望？把從戰爭負擔來的痛苦壓力轉變為對於歷史負擔的覺醒，由這獲得主動力和創造力，通過戰爭過程去減輕以至最後解除歷史負擔的願望。這總是在戰爭發展過程下面已經實現，正在實現，將要實現的真正的現實。這樣的現實，是內容上包含着苦痛和歡樂的衝激，形象上呈現着平凡但卻生動的血肉風貌的。對於這樣的現實，需要作家抱有真誠的思想要求纔能够深入進去，需要作家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追求纔能够表現出來。

民族形式底提出，正是爲了提高創作方法上的追求去反映這樣的現實，即蓬勃地發展着或困苦地掙扎着的人民生活，即民族現實的。但主觀、公式主義馬上站了出來，想把這解釋為表演教條，甚至是抽象的愛國主義的教條的「形式」，客觀主義也跟着站了出來，想把這解釋為描寫現象的「技巧」。爲了真實地反映現實的這個正確的口號，幾幾乎被做成了脫離現實的創作態度底工具。然而，現實主義脫出了這個危機，認清了這個口號是爲了在血肉的風貌上反映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的、創作方法上的要求，是爲了被新民主主義的思想要求所照明的活的現實內容能够獲得生動感人的藝術力量的、創作方法上的要求。

有什麼力量支持了這個文藝思想上的鬥爭方向呢？

是在人民力量正在發展的環境裏面堅持和成長起來的作家們反映人民（工、農、兵）底意識覺醒和力量發展的創作實踐。這些作品底發表就是一個鬥爭行爲，取得了廣大的思想影響。

是在落後環境裏面苦鬥和成長起來的作家們真誠地反映人民底苦痛和願望的創作實踐，以及各個小單位的羣衆性的文藝活動。這樣的產品不致全被湮沒，這些活動能够存在，在當時就有了思想鬥爭的組織的意義。

是對於國際革命文藝傳統（高爾基的道路）和中國革命文藝傳統（魯迅的道路）的堅持和號召。這雖然是在文藝思想上的堅持和號召，實際上卻是含有社會鬥爭的實踐作用的。

現實主義就憑着這些具體的鬥爭行爲來支持了文藝思想上的要求，堅持並加強了從生活實踐到創作實踐的認識，爲了反映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爲了反映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根源和發展前途。

這些鬭爭，雖然有的僅僅粗淺地碰到問題，有的像「伊索寓言」似的隱晦，有的殘廢得手腳不全，而且很少通過具體批評的熱鬧的鬭爭形式，……在志大心粗的理論家，當然不值得一顧，但當時卻是依靠着這些努力把文藝思想上的要求支持了過來的。依靠着這點努力，抵抗了逐漸反動化了的虛偽的愛國主義，抵抗了企圖換上新裝的主觀、公式主義，抵抗了開始氾濫的虛偽的客觀主義，也抵抗了正在抬頭的墮落的情緒傾向和小市民趣味……。然而，雖然抵抗了這些，保持了也開拓了和歷史要求的血緣聯繫，但並沒有取得大的優勢。

這原因，是不是由於接受了西歐資產階級那種「容忍即民主」（荃麟）的思想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

不錯，確實是「有意地避開批評和鬭爭」，但這個形勢裏面正含有實際的鬭爭性質。在通過現實主義去回答歷史要求的努力者們，時常感受到「宗派主義」或「破壞統一戰線」的威嚇，不得不在防禦的姿態下面進行攻勢，爭取陣地。而「領導思想前進的責任」，幾幾乎被少數沒有絲毫「對羣衆負責的態度」的文壇交際家所竊取，他們在思想上用抽象的愛國主義縱容、包庇，甚至鼓勵一切虛偽的甚至墮落的文藝現象，在行動上用統一戰線的名義歧視甚至敵視現實主義的努力，企圖把不是統一戰線底平均面孔的文藝工作都編進「宗派主義」。他們就這樣堵塞了批評和鬭爭，因而能够用隨機應變的笑臉在權威作家和流行作家中間活躍，周旋，只要沒有礙眼的「宗派主義」，就可以無往不通了。這種「表面上的和諧」正是在加強分化的思想敵對底一種表現，並不是「互相退讓，互相敷衍，甚至互相冷淡的」。就是西歐資產階級罷，又何嘗有過「容忍即民主」的「容忍」呢？

因而也就不能把責任推給「政治上的右傾的機會主義」（荃麟）。有對於戰爭發展現階級的深刻的分析在，有新民主主義的莊嚴的號召在，右傾在哪裏？而且，這分析這號召正是通向作家理論家置身在那裏而的，被戰爭發展所搖撼的現實社會，正是通向作家理論家所當作對象的，在歷史負擔和戰爭負擔下面苦惱着覺醒着戰鬭着的廣大人民，怎麼會右傾？而且，這分析這號召正是對於現實主義的鬭爭方向的一個強大的鼓勵，給作家理論家所應該堅持和爭取發展的現實主義的鬭爭方向一個認識並深入歷史現實的有力的引線，怎麼可以右傾？假使，即使「抗戰初期在大後方局部地出現過」這種主義罷，然而，所貴乎有你有作家理論家的，是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面反映出歷史現實底內容和發展趨向，由這來為政治開路，推動政治前進，並不是要你守株待兔地僅僅望着「細小的政治變動」甚至不過是權變的政治戰術的應付，美其名為反映政治但其實反而是放棄政治所要求的艱巨任務，不過偷懶地為政治應應景，向政治點點頭而已的。

因而更不能說是「在反對「左」的鬭爭中，忽略了向右傾的鬭爭」（荃麟）。這樣說，好像當時有過什麼「左」的危險，而且理論家還對這危險做過英雄的鬭爭似的。這不過是心造的史實和自封的戰績罷了。當時主要的危險傾向是在所謂政治性這個「左」的偽裝下面的真正右的內容，用偽裝出「政治」面孔的主觀、教條主義的氣勢雄視一切，在思想上讓抽象的愛國主義包庇了反抗現實主義的各種文藝現象，在行動上用統一戰線的名義壓抑了現實主義的鬭爭要求，忽視了羣衆性的文藝活動底意義。這個最主要、最危險的傾向正是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號召所提出的階級思想的忽視和無知。今天還會說出什麼因為忙於反對「左」的鬭爭所以放鬆了右傾云云，這只好算是一種怪事！

實際上恰恰相反，現實主義正在艱苦地抵抗着這個右傾的潮流，而堅持這個右傾路線，在任何機會都替這個路線助威的，就正是今天用風涼的口吻說什麼因為忙於反對「左」因而放鬆了右的人們，這就使人以為，不但他們自己不是右傾底支柱，而且還有「左」的功勞，只不過放鬆了他們不反對就不會有任何人反對的右而已。居然會有這種賊喊捉賊的例子。

就這樣，雖然沒有取得大的優勢，反映新民主主義的要求的現實主義的思想方向，終於保持下來，而且向前發展了。那麼，說「思想運動的主導力量日漸輾弱」，也是完全和實際相反的臆斷。正是這個時期，現實主義的思想使創作實踐逐漸脫出了抽象的愛國主義以及它所包庇的各種文藝現象，艱苦地使文藝思想底階級內容爭得了初步勝利。由於這一點文藝思想上的鬭爭，說大眾立場，這正是大眾立場從抽象性的國民立場凸現了出來，說意識改造，這鬭爭本身就正是意識改造底結果，同時也成為更深入的意識改造底階梯。不是別的而是這一點文藝思想上的堅持，主觀的思想立場的堅持，在當時正有着第一等的實踐意義：它反映着湧入了而且繼續湧入實際工作的，包括作家底創作實踐在內的萬千知識份子所應該追求的道路，它抵抗着游離了歷史要求的，包括有害的文藝現象在內的無數知識份子底思想偏向。

歷史在前進，「一葉知秋」，發展過程上的突發事變把新民主主義的號召所提出的巨大的歷史要求證實了。

五 思想革命

歷史再前進。中國人民再前進。

歷史底矛盾內容產生了波動，也是歷史底矛盾內容使戰爭依然保持住了穩定。在被這個矛盾內容交叉地支持住的穩定下面，矛盾內容底每一面都各用着最大的努力，各各沿着自己的方向爭取掌握中國命運底前途。在隨着波動而來的不安而又苦悶的過渡期間，一方面，想阻害所要阻害者的壓力在加強，在加緊，想動員所能動員者的企圖更積極，更廣泛；而另一方面，為了人民力量底生長和發展，和沈着的進軍同時，得總結經驗，檢討戰果，把握實際，整訓隊伍。在表面的不安和苦悶下面，是正在運行着這樣巨大的歷史的奔流。

這個歷史內容當然要反映到思想戰線上面，當然要向思想戰線提出要求。這就發生了含有偉大的革命意義的思想再出發運動。

從怎樣的基礎出發呢？一方面，是五四以來，特別是將近二十年以來血的鬭爭（包括文藝鬭爭在內）所結晶的堅強的思想立場和明銳的思想力量，是戰爭以來工農大眾底飛躍的意識覺醒和豐富的鬭爭經驗，這就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戰鬭的唯物主義在實踐過程上原就含有強烈的經過小資產階級性的屈折的，脫離現實的偏向，招致了慘痛的犧牲的偏向，現在在愛國主義的廣度上所包容的龐大的成分又必然要現出對於歷史發展要求的各種差度；這就提出了必要。有可能纔能認識必要，有必要纔能提高可能：是這個對立的内容匯成了思想再出發的革命要求。

向着怎樣的目標呢？爲了思想立場堅強到能够把握歷史底方向，思想力量明銳到能够透過歷史底血肉，就得深入現實，認識現

實，把握現實，通過豐富的現實內容去糾正以至克服那些脫離現實的偏向，從這裏改造或加強思想立場，養成或加強思想力量。這就是反對主觀、教條主義，當時的主要的目標。反對主觀、教條主義，正是爲了啓發「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獲得實踐鬥爭底主觀力量的。但還有第二個目標。通過對於現實內容的把握去反對教條主義，但卻不能被現實底表面性或局部性所屈服所俘虜；正相反，把握現實是爲了征服現實，尋找出具體的實踐道路，使它通到歷史發展所要求的方向，從這裏使各種程度的意識覺醒和各種型態的鬥爭經驗匯集成理論認識底內容，使它獲得綜合性的高度。反對經驗主義，正是爲了從經驗出發但卻不要被經驗渾沒，主動地深入現實，因而獲得實踐鬥爭底主觀力量的。

發展到文藝思想上面，首先就是加強或改造主觀的思想立場：爲人民服務，「與根據地人民的運動相結合」，「使人民羣衆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教育羣衆，指導羣衆」，「使他們進步，……去掉落後的東西」，從這裏「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這樣的實踐要求只有在實踐過程上纔可以達到：要求作家參加實踐鬥爭，「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在「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當中，使「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同時進行着「了解人熟悉人」這個「第一位的工作」，從這裏加強或獲得思想力量，「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對於從人民底解放要求誕生、發展了的現實主義，這是在具體的（是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面的戰鬥的實踐道路。

然而，在不是「火熱的」戰場而是灰色的戰場上面，是在怎樣具體的（又是具體的！）條件下面來迎接這個思想革命的大潮呢？首先是，想阻害所要阻害者的壓力加強了，加緊了，加重了人民底負擔，害怕着人民底覺醒，一切爭取進步的努力，不得不在窒息性的阻害下面求得生存，求得發展。

另一方面，突發事變使進步的知識份子們和覺醒的人民更廣泛也更強烈地從抽象的愛國主義驚醒了，更認清了現實，更趨向着人民底道路，因而加強了奔向人民戰列中間的移動或沈進實際社會底深處，在自己的處境裏面尋求有效的實踐方式去開拓人民底道路。這是基本的對立形勢。在這中間，包括游離的知識份子在內的非常廣大的中間層，迅速地消失了早已開始消失的，原來不能有堅強的內容的一般性愛國主義的陶醉，一面抱着惶惑和苦悶，一面以社會處境的意識爲中心，經營着你東我西或你實我實的日常生活；對戰爭前途和祖國前途只是似有似無、或隱或現地保持着藕斷絲連的情愫，因而讓給了「天塌下來有長子頂住」的那些「長子」或「歷史發展有必然的客觀規律」的那個「必然」去承受，去擔負。

這是一個有着深刻的歷史性的變動過程，通過它，兩頭尖、中間大，兩頭硬、中間軟的中國社會底性格內容又逐漸地呈現了出來。在文藝上，這個變動過程帶來了短期的蕭條，但跟着就現出了活動上的繁榮現象和思想上的複雜傾向。這看來好像是在劃定的圈子裏面帶着枷鎖也可以各各盡情跳舞似的，但實際上卻是社會分化底反映。

一直艱苦地堅守方向、爭取發展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在擺脫了抽象的愛國主義的壓力，同時也是「對於歷史的近視」的機械觀點還沒有也不可能大擺面孔的時候，就能夠從變動過程所展開的歷史要求底內容汲取力量，加強勇氣，在對於人民底負擔、潛力、覺醒、願望、以至奪取生路的追求裏面守住了陣地，爭到了前進。當然，這個帶着枷鎖的努力所得到的質的堅強還只能是量的劣勢，但

在政治逆流氾濫的當時，對於抱有進步要求的苦悶的讀者和不甘於被生活吞沒的苦悶的讀者，這個人民意志或人民力量底暖流所發生的解凍作用和衝激作用，那思想影響是並非太小的。

同時，在另一個尖頭，也由於它底迫切的「需要」，想動員所能動員者的企圖也在文藝上表現出來了。從戰爭開始以來，這是一個「創舉」：這以前，被戰爭底高潮所壓倒，反人民的企圖只能被動地表現在對於戰爭的怠工或對於戰爭的虛偽的適應裏面；現在情形變化了，「時勢造英雄」，就積極地廣泛地發動了攻勢。另一段在理論上，宣布了「文藝政策」：在抽象的（虛偽的）愛國主義的說教裏面，「用武斷的政論威嚇文藝家」，「出題作文，干涉他底題材選擇」，企圖從文藝內容裏面驅逐掉正在取得強烈表現的、人民底苦痛的負擔和覺醒的力量；在從偽裝的所謂民族立場出發的、建設偉大文藝的圖案裏面，企圖用割取來的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底碎片來造成一條使正在向現實深處發展的文藝從現實隔絕的迷途。

在活動上，對於若干一直對戰爭怠工的、原來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場的作家，一些只是對戰爭取着膚淺的甚至是虛偽的反映的、原來沒有現實主義的要求的作家，許多沒有社會認識的或帶有反動的政治見解的文藝學者，進行着拉攏式的動員。

在作品上的表現呢？或者是，加強愛國主義的姿態，一直連結到忠君愛國的封建道德，一直發展到間諜加色情的墮落趣味；或者是，利用社會關係底日常生活化這個特點，完全地離開了戰爭，鼓勵那些從腐爛的社會生活產生的封建的抒情主義，微溫的但卻正是有毒的人情主義，那些模仿墮落的資產階級式的卑俗的「寫實」，甚至偽善的「批判」……甚至還企圖組織在日常生活化這個社會內容裏面飄浮着的厭倦、惶惑、和苦悶，傳播尼采式的夢想和狂熱，造成一種絕對主義的方向。

和一般的反動文化攻勢相結合，這就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的文藝陣線。對於進步的讀者，那質的脆弱和虛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從深厚的落後社會基礎上看，如果沒有具有真正藝術力的進步作品去抵抗，它不但代表着質的「堅強」，而且還能够取得量的「優勢」的。

在這兩極中間，或者說包含這兩極在內，現出了一片表面繁榮而思想複雜的文藝現象。在日常生活化了的社會生活裏面，惶惑的需要解釋；苦悶的需要發洩；追求的需要社會的知識；厭倦了空虛的愛國主義教條的，需要看一看具象的生活；這就使得也是日常生活化了或回到日常生活來了的作家們能够造成了一片表面的繁榮。而且，由於文藝是通過生活形象的，較之要通過明確論斷的一般社會科學不容易被看出思想意向，雖然依然得帶着枷鎖，但卻能够得到生存甚至繁榮的空隙了。

從現象上看，絕對的大多數是帶着進步的色彩，甚至是以現實主義自任的。但看一看那內容，這絕對大多數裏面的大多數，卻是或強或弱地，各各帶着游離了戰爭即歷史要求的廣大中間層底思想意識或生活態度的烙印，形成了各種有害的傾向。有的對黑暗的現實不滿，但卻顧影自憐地摸撫着自己的憂鬱；有的諷刺醜惡的社會，但卻發出了輕鬆的笑聲；有的同情封建壓迫下的弱者，但卻詬誶着悲歡離合的無常命運；有的表揚戰爭的信心，但卻依靠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自然因果；有的提倡現實底考驗，但卻是為了歌唱郎才女貌或郎才女也才的不幸分離或幸福結合；有的改寫葬花詞，寄託公子多情；有的特立授命記，讚頌豪紳氣節；但最走紅的卻是那些既不脫離戰爭而又迷人的，在風沙的戰場上的桃色傳奇，那些既有「革命性」又有誘惑力的，工農兵生活裏的色慾故事……。就這

樣，使空隙變成了寬闊的天地，讓苦悶者得到了發洩，惶惑者得到了安慰，追求者得到了知識，厭倦了空虛的愛國主義的教條者得到了具象的生活和濃烈的趣味……，就這樣此呼彼應，共存共榮地造成了一片混亂的迷霧。這些帶着進步的色彩但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文藝現象，雖然沖淡了法西斯文藝攻勢底集中形成，但同時也歪曲了正在變動的沈重的歷史內容，湮沒了正在拓展的艱苦的人民道路，客觀上卻又客串地替法西斯文藝底政治目的服了務。

革命的現實主義得在這混亂裏面爭取發育，憑着逐漸獲得堅強性的思想力量去抗擊政治的逆流，在逆流裏面培養生機，使廣大的讀者深入沈重的歷史內容，走向艱苦的人民道路，為新民主主義擴大羣衆的即物質的基礎。

爲了這個任務能够勝利，就不得不正視現實主義自己陣營裏面的兩個堅強的偏向，和上面那些有害的傾向保持着某種姻緣的偏向。第一是主觀、公式主義。這是有着悠長的思想淵源的，在戰爭初期還會經繁盛過一時，現在已逐漸被看出了並沒有思想教育的內容和力量，但卻依然在掙扎着，飄浮在已經完全空虛了的一般性的愛國主義的概念裏面，只是或者苦心地設計一個對於政治鬭爭現象的暗示，或者多情地編進一些對於歷史韻事的感歎，想由這來抵抗政治的逆流，把讀者拖回戰爭裏面。脫離了現實的或歷史的深刻的客觀內容，因而也就不能走進戰爭發展下面的生活的真實和人民的道路了。

和這浮華的傾向相對，現出了繁榮現象的是看來好像實事求是的客觀主義。這也是有着悠長的思想淵源的，在日常生活化了的生活地盤和認識現實，反映現實的思想要求下面，就迅速地招引了讀者。這裏不但有「現實」，甚至還有對於黑暗面的諷刺和光明面的描寫，不但有形象，甚至還有對於形象底階級特點的刻畫，然而，讀者滿足了以後就反而心安理得地保持着和現實的歷史要求游離的生活態度了。因爲，作家在思想態度上沒有和人民共運命的痛烈的主觀精神要求，黑暗就不能夠是被痛苦和憎恨所實感到的黑暗，光明就不能夠是被血肉的追求所實感到的光明，形象就不能夠是被感同身受的愛愛仇仇所體現出來的形象了。因而在思想內容上，那現實只能是屈服在那局部性下面或飄浮在那表面性上面的「現實」，反而把包含着矛盾和衝激的豐富的生活真實庸俗化了，把克服着痛苦和創造着歡樂的光明的人民道路虛偽化了。

現實主義就在對於本身的這種傾向的抵抗過程上得到了發育，得到了成長，獲得了從深刻的歷史發展內容汲取來的思想力量，去反擊那些墮落的以至反動的文藝現象，去在讀者羣衆裏面開拓歷史要求底方向。當然，這個鬭爭是處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面，或者遮頭掩面，或者帶着傷痕，或者落水失蹤，而且質的堅強距離量的優勢還很遠很遠，然而，卻有可能逐漸拓大質的堅強，爭得量的優勢的。因爲，它正是被新民主主義的壯嚴的號召所照明，所鼓舞，所指引，汲取着因而反映着正在擺脫歷史負擔底重壓的人民底覺醒和鬭爭，汲取着因而反映着正在歷史負擔下面掙扎的人民底苦痛和潛力，由這來提高主觀的思想力量或戰鬥要求，反抗逆流，反抗逆流後面龐大的反動的社會勢力，加強並開發廣泛的羣衆底奪取生路的願望，「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

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面迎接了思想革命的大潮。當思想革命的大潮和實踐要求結合了的時候，這些條件就變成使它在具體的途徑裏面爭取發展的根據了。

說是全「被政治天空上的烏雲所震倒了」（荃麟），這只是「想當然爾」的主觀臆斷或根據自己被震倒在內的狹小經驗的片面回憶。

這不但抹殺了在加強鬥爭的歷史內容，也取消了在爭取發展的歷史力量，使人覺得人民底鬥爭方向在這個灰色戰場上並沒有現實的基礎，至少是軟弱到在思想戰線上不能得到任何反映，不能使經過了二十多年苦鬥的現實主義感到吸力，沒有產生任何血緣關係。這就當然不能認識具體的實踐道路，非陷進違反歷史唯物論的主觀機械觀點，而且是膚淺和混亂的主觀機械觀點不可了。

六 民主鬥爭

在苦鬥中的現實主義，向思想革命的大潮發出了歡呼，從那得到了鼓勵，加強了勇氣，提高了認識和警惕，因而現出更強的氣勢突進了創作實踐，也展開了理論攻勢。當然，沒有也不應該採取「照本宣科」的形式，沒有也不可能打出鮮明的旗幟，而且大都還得通過所謂「奴隸的語言」底曲折，然而，現實主義的戰鬥者們，特別是那些置身在羣衆中間的年青戰鬥者們，卻是抱着熱情的思想要求體驗到了這個思想革命所啓示的實踐意義的。

中心點是爭取主觀的思想立場或思想要求的加強，從這裏拓大以至開發通向人民的道路（爲人民服務），反抗那些墮落的和反動的文藝傾向；爲了這，就得堅持從實際出發，從這裏獲得思想立場或思想要求底歷史內容，通過對於人民底生活現實的認識（從人民學習），使創作取得人民性的具體的豐富內容，有力量反抗那些墮落的和反動的文藝傾向，教育讀者，把讀者向人民底道路推進。被新民主主義的思想要求所鼓勵，從人民底負擔、覺醒、潛力、願望、和奪取生路這個實際出發，被新民主主義的思想要求所照明，反映人民底負擔、覺醒、潛力、願望、和奪取生路這個無處不在的歷史現實；通過這，使本身在這個歷史現實裏面的廣大的讀者羣衆獲得或加強和人民結合的要求，突進對象底具體內容，「打成一片」，從那裏揮灑出來，找出具體的實踐途徑。

那麼，通過現實主義的路，這個灰色的戰場上面正潛流着火熱的內容，豐富地提供着新民主主義的物質基礎，也強烈地要求着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方向的。從思想立場到創作實踐，都要求着作家底艱苦的搏鬥。「游泳須在水裏」（躺在沙上的理論家一定要把這說法解釋爲應該躺在沙上游泳，那也只好聽便），而且，只要主觀上有游泳的思想要求，原來就是身在水（「灰色戰場」）裏的。但還要重說一次：「在水裏並不等於游泳！」——這回是對那些躺在沙上的理論家們說的。

就這樣，現實主義的鬥爭現出了更強的氣勢。對於反動文藝攻勢的抗擊，是這樣加強的，對於廣泛的墮落文藝現象的鬥爭，是這樣展開的。

然而，任何實踐鬥爭，和反抗敵方力量的同時，得改進或加強本身的力量，否則沒有可能達到有力地反抗敵方力量的目的。在文藝上更是如此。因爲，文藝對於廣大讀者的影響，主要地是通過作品，通過作品底大衆性的藝術力量；特別是對於反動文藝和墮落文藝影響下的讀者，文藝思想上的理論性的鬥爭，更是很少能够達到的。而在現實主義本身裏面，妨害了創作實踐成長的是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這兩個頑強的傾向，因而不得不提出了對於這兩傾向的批判。也許可以說罷，這個批判正是文藝思想鬥爭底主要環節。